

天涯诗海

百家笔会

椰林

(外一首)

■ 郭平德

阳光穿过层层叠叠的羽叶
在滚烫的沙滩上
落下斑驳的碎金

海风是唯一的访客
它穿过林间
摇响一树清脆的铃音
把咸湿的气息
揉进每一片舒展的绿里

椰果悬在枝头
藏着青涩的甜
像夏日里
一个不愿醒来的梦

我躺在树影下
听涛声与叶声低语
时间在这里慢了下来
慢得只剩下心跳
和这片无边的蓝

海口湾的黄昏

太阳慢慢沉进海里
把天空染成橘红色
像打翻了一罐颜料

沙滩上的人渐渐多了
小孩追着浪花跑
笑声被海风吹散
大人们坐在礁石上
看渔船慢慢靠岸

卖椰子的阿婆推着车
吆喝声混着海浪声
椰子水清甜解渴
一口下去
暑气消了大半

我坐在长椅上
看天色一点点暗下来
远处的灯光亮了
像星星掉进了海里

这一刻
海口很安静
安静得让人不想离开

秋色赋

■ 杨丽丽

风吹散最后一缕滚烫
把漫山的叶子
慢慢染成彩色的诗行
阳光柔软清亮
漫过田埂
漫过成熟的稻浪

枝头卸下喧嚣
果实沉淀出芬芳
每一寸土地
都捧出岁月的奖赏

云走得很慢
雁阵驮着落日
划过明净的天际
落叶将积攒一夏的心事
轻轻铺向地面

河水静静流向远方
虫鸣渐渐稀疏
褪去浮华
万物归于安详

我站在季节的中央
看山河铺开厚重的篇章
所有热烈都慢慢收敛锋芒
开始以沉静的金黄
描摹人间烟火

国旗 国歌 国徽

(三章)

□ 蔡 旭

国旗的颜色

红色！喜庆，热情，活力。
黄色！阳光，温暖，鲜明。
红加黄，庄严，尊贵，吉祥，欢乐，
正气，醒目，极具凝聚力与辨识度。
这是我们中国人喜爱的颜色，因此成了国旗的颜色。
这是国旗的颜色，当然是我们中国人最喜爱的颜色。
在五星红旗上，红色为底，黄色为星，色彩庄重，寓意深刻。
红，是革命先烈的热血，是革命的象征。黄，是中华儿女的皮肤，是民族的特征。
鲜明醒目的红加黄，庄严大气的红加黄，是革命胜利，是人民团结，是前程光明。
当五星红旗在晨光中冉冉升起，天地间就辉煌着这两种最热烈的色彩。

国歌的声音

最初，《义勇军进行曲》，是1935年电影《风云儿女》片头与结尾唱响的歌声。
是即将走进反动派监狱之前的田汉坚定的脚步声，是躲避搜捕逃难

查济这个地名我以前并不熟悉，皖南古村落我去过西递、宏村，名气大，人也很多，多得让你觉得那里的时间都是匆匆而过的。但是查济不同，它隐藏在黄山山脉的北面，太平湖岸边，像一位不言不语的老人，坐在自己家门前抽旱烟，看着日头从东墙移到西墙，不跟你说话也不回避你。

我是循着李白的诗句去的。天宝十四载，李白到桃花潭受到了汪伦的厚意，那句“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把友情刻度定得比潭水还要深。桃花潭我去过，水质清澈，能照出唐朝的身影。但是李白在那里没有逗留太久，受查济人查师模之邀，往山里走了二十里，到了石门碧山，便写下了另一首诗：问余何意栖碧山，笑而不答心自闲。桃花流水杳然去，别有天地非人间。

这首诗比送汪伦的要安静得多，离别的时候，声音必不可少，踏歌声、舟楫声、水声，栖居只需要沉默，李白在查济的那几天大概不会说话，他笑而不答，并不是没有答案，而是答案太多不知从何说起，面

都市表情

寻找秋天的“标点”

□ 杨崇演

秋天来了，像谁一不小心，将标点符号撒了一地。不信？我携妻儿，带你同去。
最先来的，是清晨的白露——逗号。它圆润晶莹，颤巍巍地趴在丝瓜藤上，欲滴不滴。小儿蹲在篱色边，惊呼：“快看呐！藤儿戴珍珠啦！”白露听见，害羞似地滚了一圈。
我问白露：“还要热多久？”白露仿佛在答：“别急，逗号还没画完呢，美好的秋光，才刚刚开篇哩。”

往前走，妻子学校门口的柿子树，已经挂满了“小灯笼”。虽已黄未红，却把“成熟”二字，结结实实钉在枝上。小儿踮脚想摘，妻子说：“别摘，那是留给麻雀的句号。”
小儿似懂非懂，举一反三：“一个果子，就是一个句号。哈哈，胖乎乎的柚子，圆滚滚的石榴……枝头沉甸甸的秋果，都是秋天的句号！”

如果说果实是句号，那么秋风就是感叹号。一片片银杏，黄得晃眼，打着旋儿往下扑。我伸手去接，它偏不，一歪，打中我的头。“哎哟！”我手一伸，正欲与之握手，突然又落进脖子里，挠我痒痒。这秋天，连落叶都在逗我，别提多有趣了。

晌午时分来到自助式“农家乐”，首先跃入眼帘的是晒秋的竹匾。家家户户的院子里，竹匾一字排开，红红的辣椒、黄黄的玉米、青青的干菜，各占一格，每一格都是风格鲜明的一节，每一节都标着浓墨重彩的书名号。风过，竹匾轻轻

闲庭信步

李白留给查济的诗

□ 袁伟建

对山野的时候，语言总是显得局促。进到查济才知李白不答之因，村是沿溪而建的，岑溪、许溪、石溪，三条水如同村子的血脉，已经流淌了近一千四百年。唐武德八年设村，到现在唐朝的烟尘已经散去，宋元的瓦当已经碎了，明清的墙垣仍然矗立着，斑驳地立着，像是一本没有装订完的史书，走在石板路上，两边的古宅静默伫立，门楣上的砖雕有些模糊不清，看不出刻的是莲花还是麒麟，但那种宁静肃穆的气韵比任何雕刻都要深远，这里不是一个村庄，倒像是一个古建筑博物馆。村门、宝塔、牌坊、庙宇、祠堂、古桥、民居，二百多处古建筑各自静静地躺在时间的褶皱里，互不打扰。

尤其喜欢桥，查济有百来座桥，现在剩下的没有从前那么多，但是每一座都像浮在水面之上的一样，石拱桥、石板桥下溪水潺潺而过，桥面上布满着青苔与蕨类植物，有妇女蹲在溪边洗衣裳，棒槌起落声闷闷地从一弯水里传来，已经出现了回声，这个声音和李白当时听到的大致一样。

走着走着，日影就斜了，阳光从马头墙的翘角里漏下来，打在白墙上，光斑是暖的，墙是凉的，突然想起游宇明先生说过的话，乡下的雨是慢的，慢得可以听到每滴雨水落在哪一片叶子上，查济这时的光也是缓慢的，可以看得到它从墙头滑到窗棂，再从窗棂滑到石阶，时间同光一样，在这里不赶路。

老伴在冰箱里翻出半瓶黄豆酱，突然冒出一句：“小时候我妈腌的芥菜，你可还记得？脆生生的，配白粥，有一点冲鼻子的辣。”我说这有什么难的，你等着。
我转身去书房翻出那本《随园食单》。袁枚写吃食是个好手，找着“芥头”一条：“芥根切片，入菜同腌，食之甚脆。或整晒晒干作脯食之尤妙。”拿给老伴看，她瞅了瞅笑出声：“古人的东西，你当菜谱用？”我说试试嘛，大不了糟蹋三斤菜。

菜市场拎回三斤芥菜，绿汪汪的。洗净沥干，码在案板上，刀落下去，屋子里那股子青涩的冲劲儿慢慢漫开来，直钻鼻子。一边切一边琢磨，袁枚笔下写得那么好，下厨可不一定。他站在厨房里会不会手忙脚乱？想着想着，觉得这人不古了，像个街坊老头，从书页里探出脑袋，看我一把盐一把盐地撒，慢悠悠指点：“少点少点，手别重。”

揉菜。挽了袖子伸手进盆，盐粒粗粝的，磨着掌心。芥菜的水分渐渐渗出来，盆底汪了一层青绿。揉着揉着，想起那年读《齐民要术》，老伴制作泡菜，我翻书。贾思勰写“作盐

归城时分，一只松鼠爬上枝头，冲你眨眼，“嘿，朋友，快尝尝苹果，甜着呢！”你哑然失笑，咬了一口，清脆的声响，分明是秋天的省略号，也是生活最真实的滋味……
无需秋天说太多，它早已把万物都写成了标点，写成了一本书。

同齿轮与绶带在一起。

同国家独立、民族团结、生产发展、生活幸福在一起。同革命、光明、繁荣与希望在一起。

它从华夏沃土走来，从阡陌田垄走来。凝结着耕耘的汗水，寄托着丰收的希望。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是温饱的底气，安宁的根基。

它以谦逊的姿态舒展，以饱满的身躯挺立。它是刻在民族血脉里的安稳，是融入岁月长河里的温暖。它承载着对土地的热爱，对人民的深情，对盛世的期许。

仰望国徽上的谷穗，我不禁引起联翩的浮想。

想起挂在宋庆龄重庆寓所壁炉上的两束谷穗。

那是1942年冬的一次聚会上，宋庆龄说这谷穗比金子更加贵重。

周恩来更是意味深长：“将来人民坐了天下，这谷穗一定要画在新中国的国徽上。”

七年后，这两束谷穗，果然在国徽上闪耀光芒。

终于实现了！这是心怀大众的宋庆龄的心愿，是高瞻远瞩的周恩来的心愿，是全中国亿万人民群众的心愿！

我仰望着国徽上的谷穗，只见它金光闪闪，熠熠生辉；似见到稻浪滚滚，炊烟袅袅。

它比金子更珍贵呀！
有了它，就有五谷丰登。有了它，就是国泰民安。

美食随笔

书里藏着的老手艺

□ 朱天禄

水，令极咸，于盐水中洗菜，即内瓮中”，跟眼前一模一样。一千四百年前那个山东老头，蹲在菜缸边上，手上怕也是这咸津津的味道。

装坛，压紧，油纸蒙了扎好，搁墙角阴凉处。老伴递毛巾过来，问：“你那些书里还藏着多少这种方子？”我说有一回读《山家清供》，林洪写“蟹酿橙”，我看了心痒，跑去买大闸蟹和橙子，拆肉掏瓤，塞回去盖上帽上锅蒸。满屋子橙香裹着鲜鲜，那个下午美得很。老伴说：“人家书是看的，你这书怎么是过日子的？”我琢磨了一下，是这么回事。

三天后开坛。油纸一揭，芥菜的辣味扑上来，冲得我眯了眼。尝一口，咸淡刚好，脆生生的，那点辣劲儿冲上鼻根又落下去，尾味是甜的。老伴盛了白粥，夹一筷子搁粥上，吃了，愣了愣：“跟我妈腌的味道一模一样。”

我知道，这味道里头有一半是袁枚的，他写那几行字的时候，哪想得到三百年后有人会照着他写的方法做菜。纸上那些老手艺，你照着做一回，书就不再只是书了，是过日子的人隔着几百年递过来的一双手。



腌菜坛子。
蒙海龙 作

海边礁石。
蒙海龙 作